



他愛了中國和中國人—— 紀念陶雅谷神父雙十節彌撒証道

朱蒙泉神父
(本刊彙集)

福音是人們去寫的，不僅有人寫了以後我們去唸，而且我們還繼續不斷地要寫這個福音。當我們唸了今天的福音——耶穌用天國的比喻：“天國好比一個國王，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，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宴，他們卻不願意來”（瑪廿二：1—3）可是有一位年輕人，當他二十歲時，他答應了，他不僅自己享受一番，也希望請更多人來享受這個婚宴。當他得到天主的召叫就慷慨地答應，離開了自己的國家來到加州，參加了耶穌會的初學院；廿七歲時就到中國學中文，他對中國文化特別地有興趣，可以說他有崇拜中國文化的心。過世的陶神父就是這位青年，一個星期以前，陶神父寫完了他的福音。

陶神父一生就愛了中國，愛了中國人。如果他的墓碑上要寫一句話，我想大概就用“他愛了中國，也愛了中國人”。年青的雅谷在二十歲時聆聽了天主的召喚，參加耶穌會，一心要到中國傳教；從此他的生命成為中國人生命的一部份，也成為中國教會生命的一部份。近六十年來國人很少過著平安的日子，陶神父的傳教意願也一再地受到挫折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，赤禍的泛濫，都把他捲入其中。他在中日戰爭時坐監才四十多歲，之後中共把他關了十個月。他所想的是如何用他自己的痛苦、無能及無用來救贖更多的中國人；他為自己的信仰，為你我的信仰曾經坐過監，他的坐監是為中國為中國人。

我與他在一起是在卅年前的伯達書院，我當一個不會理家的理家，他是在台大教書，講笑話是一流的，在團體生活中製造了許多喜樂的氣氛，對大家幫助很多。他的幽默感是同會神父們所最欣賞的，尤其那時沒有電視，陶神父與 J. Carson 或 D. Letterman 相比，並不會感到遜色。尤其最近他有機會兩次重返大陸，他曾經被老毛“永遠驅逐出境”。他評論說：「你們知道為共產主義而言一切都是相對的，所謂“永遠”也是相對的，不是我們所謂“世世無窮”的意思，所以我又回到揚州去探訪舊日的教友！」多得意又多幽默。

他曾在新竹開教兩年，是開荒的時期，非常辛苦，他還學過閩南話呢！他也曾在台灣當教授，可是對喜歡做牧靈工作的人來說教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雖然此地也有他的學生，覺得他教的不錯，可是他心中念的是希望向所有的中國人去傳教。當他花時間去編字典，當他和大學生交往的時候，他願

意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他們。後來他退休回到了美國。

為一位外方的傳教士重新回到自己的本土（雖然美國並非是他的本土）是多麼羞辱的事，這是我們無法領會的。我有幸曾兩度為陶神父的長上，我很了解他的感受。許多傳教士因不能適應風土人情，或因身心健康的關係，或在學習方言上遭遇到困難……而打道回家。雖然傳教士為主奉獻自己，但在人性的立場去看，不能不視為一種“失敗”，或甚至“有問題”。何況梵二以前的傳教士，一旦離鄉背井，都抱著破釜沈舟的決心，“永不回頭”。為此凡是出色的傳教士，決不願再踏上自己的本土，陶神父也不例外。陶神父返美其實是在一九七四年，那時朱勵德神父正為中華使徒工作，在紐約開始籌劃，商討之後，我同意在委派陶神父協助作秘書工作，直到一九八二年來舊金山在聖方濟堂與汪中璋蒙席共事，最後才來到聖荷西。除非這許多工作都與中國使徒工作有關，將有違誓願終身為中國人奉獻的陶神父的初衷。陶神父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愛，自始至終是一貫不變的。也因為這個緣故，他對不少朋友說：「我一生最喜樂的日子，莫過於在聖荷西為華人傳教九年的時間！」他愛了中國和中國人，中國和中國人是否像他那般死心塌地愛了自己？聖荷西的信仰團體和教友是否像他那般死心塌地去愛中國人與中國？這段歷史猶待我們去完成。

說陶神父重視中國文化實在說得太輕了一些，他非但重視、更好說崇拜。他深為在美華人忽視甚至揚棄中國文化而惋惜。他又多麼希望年青的一代亦能受到中國文化和固有道德的薰陶，再進一步與基督的信仰結合，使中國人基督化、基督信仰中國化。另外陶神父對青年教育的關心是眾所共知的，教育不僅是知識的累積和傳授，教育更應是道德、信仰、社會、心理、身心……真善美聖的全人整體教育。有鑑於此，得到他的同意，才敢在兩年建議成立“雅谷基金”，為聖荷西與全美信仰團體儲備各種人才，使全人整體教育有專人得以全面推廣。雖然得到他的贊同，雅谷基金由陶雅谷自己推行顯得很不相宜的。現在他既然離我們而去，時機已成熟了。在美有不少團體已蓋造了自己的教堂，我並無意見，依我的淺見，我更希望聖荷西團體多多從事“軟體”的發展，從事建設“全人整體教育”的“大堂”，並且首先栽培出一批有能力設計“全人整體教育”藍圖的建築師，和有能力將這藍圖變

為充滿人性和天主恩寵的個人和團體的工程師。我認為培養這批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是最符合雅谷神父心意和遺志。

當我和幾位朋友在柏克來開始籌劃輔友中心時，他毫不猶豫地予以支持，有時還從他非常有限的腰包裡，捐出他由血汗掙得的幾百塊錢，我們非常珍惜他的精神與物質方面的支援。尤其在開創時期既沒有成績可以出示或炫耀，也沒有名人貴女的支持，有時還聽到善意或誤會的批評。從老陶神父口中所聽到的只有鼓勵和積極的論調：「知識份子未來中國的希望．．輔友協會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事．．」陶神父的話給我帶來多麼大的希望和鼓勵！當我們成功或出名的時候，有許多人願做我們的朋友，這並不稀罕；但當我們在默默耕耘，又不為人所知的時候，有人屹立在我們身旁的時候，他們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在輔友協會創辦的開始，陶神父就是這麼一位朋友！

在十月五號晚上的追思彌撒時，有五十多位神父共祭，滿堂的教友為追念他時，我真是感覺到陶神父已在天主的懷抱中，可是我們中國人總覺得意猶未盡，我們還要紀念他。“紀念”的意思：不僅追念過去，而且把過去的東西活生生的引到今天來，使得死的過去能活到現在。這個就是我們每次來參與彌撒時，把耶穌基督過去的事，能夠重新一次又一次地在彌撒聖祭中實現祂的一生。當我們紀念陶神父時，我們也願意把他的一生重新活出來。為此，在殯葬那天我看到很多人上前去把花扔到墳墓裡，我內心感到相當的難過；同時我也深深體會到有些不對勁，我想我應當說幾句話，於是我說：「我們總不能夠把他的聖召、理想和他的花一起埋葬在墳墓裡，我們要把他的聖召、理想和使命帶回去，我們要把他做神父、會士和教友的使命慢慢的活出來，這個時候，我們才對得起他。這理想和使命可能不是我們這代能夠完成的，就讓下一代繼續去完成．．．」

法國一位很出名的傳教士拉高大神父（Fr. Lacordaire）有一首題名為“基督司鐸的生涯”（The Life of Priest of Jesus Christ）的讚美詩：“神父是生活在世俗當中，但不尋求世俗的快樂；他成為每一家庭的一員，卻不屬於任何的家庭

；他分享每一個人的痛苦，深入每一個人心中的秘密，治癒了每個人心中的創傷；他從人間走向天主，獻上人們的祈禱，又從天主回到人間，帶來天主的寬恕、平安和希望；他懷著一顆熱愛人的心，但是同時保持著內心的玉潔冰清；一生不斷的教誨人、寬恕人、安慰人、祝福人。主！我的天主！這是何等美麗的生活！”這就是基督司鐸的生活，這也就是陶神父的生活。

我想我們真的要反省一下，天主一定不斷的在我們中間召叫繼續他的遺志，他還沒有完成的，就是把福音帶給中國人；不僅國外的中國人，還有大陸的中國人。他之所以兩次回到中國揚州探訪他的教友，你知道他的心是如何？也許有人會想，有一天我們把他的骨灰帶到揚州去，可能也是他的心意，可是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將他的使命、精神帶到大陸去，讓更多的中國人接受福音的喜樂、平安和希望的話，我想這更是陶神父的心意。今天不僅讓我們回想他為我們每一個人所做的許多的事，也讓我們想到他到最後所流下的眼淚，我也曾經為他流過眼淚，我想他流眼淚大概是來華傳教的壯志未酬，他所愛的中國人還沒有完全歸化為基督徒，大部份的人還是不認識耶穌基督。我想他還希望再活個幾年，也許再一次八十三年，我想他還是一樣地要受苦，他一樣地要進入初學院，一樣的辛辛苦苦地學中文；一樣地接受日本鬼子把他放在集中營；一樣地坐在老毛的監獄裡面十個月，再為中華使徒工作努力，再到聖荷西來．．．但是他的心願顯然要回到錦繡山河的神州，為億萬的中國人，將恩主的喜訊傳達給每個中國人，使他們也一樣能讚美天主：“主，我要終身讚美你．．”，他真的是願意接受這一切。因為服從的原故，他到美國來，是希望能夠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中國人。如果你為他流眼淚，他一定很感謝，很高興，可是你如果能繼續他的理想、使命和聖召的時候，我想你帶給他的喜樂是更大的。願天主安慰你，願天主也不斷的鼓勵我們。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們在痛苦當中想到他還未完成的遺志，讓我們再繼續下去走他願意走的道路。“天國好比一個國王，為自己兒子擺設婚宴，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宴”。陶神父肯，我們也肯，都願意接受“祂”的邀請，不僅自己去接受祂的邀請，也要讓更多更多的人接受祂的邀請。願天主降福大家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！

